

名山勝蹟記

陝西
三下



ル 5
1160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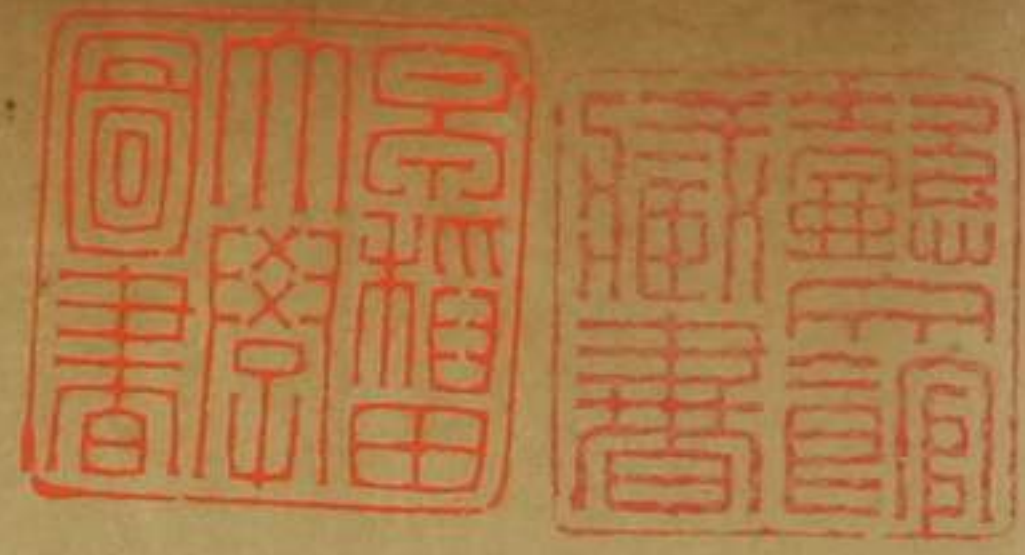


華山三記

元 王履

始入華山至西峯記

寓長安之踰年、新豐丘丈來、偶談登華山所得、且縱
 吏、余遂諾焉、時暑溽、期秋初、偕余再登、七月十有八
 日、至丘丈所、而丈適病餘尚困、命其外孫沈生、相余
 騎驢行、并以日夜二十日、暮抵華陰、迺運所託宿焉、
 大使黃某具酒肴待、因以所登難易為問、曰、官此六
 年、去山僅數里、懼弗勝、興作隨止、聞遊者及青柯平、



仰瞻多自沮而退。以故卒不敢往。遣其僕慣登者二人。予導翌日早食。業行近山口。泉聲琅然。稍入殿角。出灌木中。僕曰：此玉泉院也。至院外觀希夷先生塑像。熟睡如生。立清樾中。風泠泠來。鬢鬚動搖。而塵垢之面如濯。諸道士出迎。具茶果。言緣險難。甚草木交戟。不可以禮服贈。余一杖謂扶到青柯平而止。以上則不可杖矣。於是冠履外服等悉留院中。唯幅巾短衣行。滕草履而已。沈生健善步。跌以行。二僕前導。傍山對開。神意飛動。未遽行。且攬其髮於時。宿雲在巖。

僅隨

羣峭未出。餘烟自旁山上。寒朝陽射其端。壁立之妙。荏苒可得。風觸壁一鳴。窸窣焉。而往。調調焉。而不知其所窮。余善畫。相賞特深。遂凝立。四人已及。遠呼余且趨。急登而安。知余之所得不在急也。地多楸棘。且藟蒼不見路。二僕予離。輒誤岐之。他樹相錯。稍不謹視。則觸面。鬚髮踟且踏。杖攀以進。予素不善步。驟登。索息不能制。必埃定始行。余時以紙筆自隨。遇勝則貌。故行視四人愈遲。四人常先若猶豫。然沈生知予間予策。余憇亦憇。予僮雖不解畫。頗解吾癖。遇奇

樹奇石即報亦頗慧貌不能盡者俾記之及澗而斧斤聲雜蟬鳴鳥哢中出輟策聽之訶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詩以過泉淙淙然如琴如筑如珮環不少休其停匯處澄澈如鏡微漣動搖日影上壁中多紅白礫余盥頰清寒透骨試嘗焉甚甘美憶嚮年飲吾鄉陽山泉不知去此幾十倍澗北絕徑處實如柚者下垂僮以為橋越險而擷之蜚口畧不可食棄去崩崖西轉至小石洞洞外平石如枰中可參坐恨不攜本道輩絃琴以寫幽抱既而坐枰上書所賦詩而東巖方

洞適與之對意靈詭內潛遂相率以入僕曰此希夷匣爾蓋其葬處也棘梗道不得近因疑匣為函恐指所盛蛻者而俗謂之匣與辰巳許及上方峯峯直立鐵鑊下垂望峯端漫不辨何以但峯腰雜樹倒懸斜倚而幽意可入鑊兩畔多小坎從下達上深可二寸僅容履端蓋登則緣鑊以託足者僕曰上有道士王如巖居之不下峯惟玉泉一二道士時裹糧往鑊盡處乃石罅號西玄門此峯蓋唐玄宗妹金仙公主駕鶴升仙之地而門則玄宗覓金仙以鑿焉者也從門

世
以絕問他則

入屈曲以上。盤折數峯頂。始及友巖所居。南望連山。不知止於何所。上無雜草。惟細辛一方不多。產余雖。搖中而怙。茶弗敢進。坐峯根。娑羅樹下。瞻悵者久之。由峯根北折。度狹徑。容僅人。徑外則壑谷。巖也。地不生草。皆敗葉所覆。行葉上。不知窅隆。躡空輒仆。余誤躡徑側。一失脚。幾墜崖下。俛。旅跡幽翳中。古藤鬱屈。可畏。正躡樹根。進葉卒然。鳴疑以為蛇也。注視三樵人。適從上來。余問青柯。平遠近。不對。唯放歌倡荅而去。出樹外。大石突立。中豁若斧劈。然僕曰。此第一關。

也。鄉兵亂時。民逃入山。壘石絕此。遂全。予視關內。尚亂石旁聚無數。關右二黑石。虎踞。因坐攀之。忽不知。四人所。在厲聲呼。不應。跡之半里。所則皆坐澗邊。投石子澗中。以戲。此處水深。路絕。當驀澗。賴澗石參錯。不遠。躡過。既過。回視其。濃潛。衍漾。砥衝之態。而吾意適永。不能以遽釋。幾失吾主。澗外瀑布。正縣南崖端。下激樹幹。飛沫成雨。點。因風容。與父而後墜。又百餘步。則第二關也。巖天作。亦似人。為視第一關。壯雖不逮。而險則過之。關內陰風勁甚。不可留。促步出。返顧。

所來則一青霽耳。復登頓冥密以行。詰屈數百折。見平綠藹然。林端既至。乃青柯平也。山恰半。從入山來。悉崎崿側塞。夷者惟此。草長過人。岡之上有神祠焉。礎餘瓦缺。像設多壞。祠旁小室中。弊竈猶存。知舊有所主也。日正午少饑。初擬假爨於此。不意荒寂若是。幸持瓜菓餅舖分食之。汲祠畔井止渴。日漸熱。足軟不可支。卧祠前石階上。適二道士自上下問焉。蓋玉泉之侶。自西峯還也。與之語。雖無所奇。亦善遺世者。自山口至此。其石之奔突倚伏。出林翳樹者。殊形詭。

觀始不能以物儼。祠西南則始攀鑱處也。置杖草間。聞松風颯然。此以下皆雜木。無松。以上則純松矣。蟬鳥遂絕。詩人謂山深無鳥聲。信然。鑱曳危石上。僕先進。余亦攀過路。縈紆並石根。極隘瑟縮以行。路斷接以木行。則搖少選。一峯前障不甚峻。上大下小。所謂巘也。無草樹。黑黃白相間。上有赤白二圓形。僕曰。日月巖也。復行餘二百步。直崖巖立。有短檝閣崖罅。罅為級如梯。鑱旁垂問之。乃百尺撞也。撞直絳切。自下突上之義。蓋開之山中道級每腐或缺。由級以上。先輕躡試之。然後實足。士云

過此又有類是而愈長者千尺撞也。缺腐亦然。縱僕輩欲援，何以爲力。旣上，凡石之如嶠如扈如巋如岳者，眩視不可數。抵前崖，徑忽斷，崖峻削，無可爲徑者。卽崖腹綴小木如狗當絕谷之上，凡三接。始及徑，鑱亦橫綴崖腹，余日焉跡未及而先痿矣。遣四人前度，慮逼吾後以振也。余赳赳握鑱寸進之，閉聽壹視，步歇半木，伊軋鳴。東野登閣，尚稱脚脚踏墜魂，吾今何稱哉。因自咎以親枝履此險，其孝安在。昌黎慟哭遺以訣者，卽此非與。半時許乃得過，問諸僕僕曰：老君

離垢也。信仙凡之隔如是。復斗折道松林中，翳不見日。毛髮爲之聳然。沈生謁山神祠，有禱懼蒼龍嶺之迅風也。旣至，老木赤立，唯東南一枝僅存，微有葉根亂布石上，若萬小蛇攢綴，蠕動，余駭焉。貌其大較，因思平日畫樹，雖搜奇獵怪，致巧寧得似此。所謂畫不神於所做，而神於所遇也。然而望蜿蜒入雲勢，未知何以處此。嘗聞登者言度嶺，慎勿旁視，視則惡風至，危不可度。嶺凡兩折，中突旁殺如背，色正黑，鑱當背上，並鑱皆小坎，亦猶上方峯所託足者。二僕先句示

所以登余匍匐踵其後以式大喘不自禁四面布伏
嶺背竊窺其旁則深不見底安知其幾千仞但見松
頭濺濺出沒蒼烟中萬峯羅拱向背高低邪正起伏
若翠浪洶湧相後先秀不可狀風颯爾有聲衆籟齊
作杳盪奔激遠近胥應憶登者言遂膽掉股栗不能
動去上折無幾視若天淵然風稍止尋進而僕已過
上折矣予勉強盡一折由少昊愈熱予裸上體猶流
汗不止行上折覺稍便漸熟故也自嶺下仰觀將謂
頂絕無復過此及嶺端則峯頭插雲尚不知有幾里

由是筋骨如脫喘促弗暇出一語倚樹息四人則相
語角健若賈勇於予者時雲方滃然進退開合若相
與若相背往來四峯端悠颺不已余神凝其間忘所
以事事者僕輩弗是喻促以西峯尚遠勿稽遂作以
行至此則少上皆徑於石鑱從橫罕無鑱者又越五
六險始及鎮嶽宮宮在西峯頂東諸神列坐不辨何
誰松罅間金碧參差與日爭炫者嶽帝廟也廟後松
極森邃風一振之掩苒之形紆徐之韻由松端條爾
東鶩接之既泯忽又如在余行遲常殿四人已及廟

笑語未竟而曼聲速余至則烹茶熟矣道七王老師
欵坐廟之前則其居也四壁蕭然余意其以一身而
處於荒冷僻絕之區無所畏無所悔者非有得其能
爾邪茶罷徐叩所有則平平焉耳乃知其不得於見
道而得於寡欲也窻在西壁句隙有光開窻而其居
則皮之懸崖之上俯瞰浚谷不見所極唯松頂麻萃
然距窻二丈許峯壁峻拔自浚谷直上霄外略無突
陷真所謂削成者壁上一松寄之壘間根直下如懸
死蛇枝梢正拂窻手可接松實累累余提以斷髻弗

中墜句下觸石且墜且觸聲如從甕中來良久始息
至是則頽陽向微霞彩漸發倚窻望西北平田無際
荒烟莽然中有渭水委蛇如龍目光射水中金閃爍
不敢正視居之南乃大岡頗類龜背色墨如粗澁岡
下羣峯如攢劍如束筍無一渾然者予將摹之而嵐
靄迷漫弗果東望玉女峯殿正在峯頂雪壁爍日殿
旁有物似人非人往還松樹間遠不可辨岡稍南犬
跡一岡上深可三寸長四尺餘旁鐫巨靈足三字竊
謂力能劈山其足跡僅如此得微不能載其形乎且

華山記
東峯掌形自雲端達峯底。假使所傳果然。則如彼之
大手。而配以如此之小足。有是理邪。東則東峯玉女
峯。昆季相倚。唯南峯截焉。歛出。姪視三峯。薄暮不及
往。遂宿焉。風怒號。御袂猶冷。視蒼龍嶺。裸體其寒。暑
之異。乃爾哉。

上南峯記

拂旦起。王道士出華山記相示。自峯厓洞谷池潭外。
其宮觀古跡等不可記。道士雖老。而兵餘湮毀。不甚
識。又龍鍾。弗能余偕。故無以爲攷。食已。織雲不痕。旭

日初吐。露未晞。具行。滕草履以蔽。南岡外皆松林也。
裁入。笙簧盈耳。既不見天。寧復有露。但葉聲隨足。僊
屑可聽。屈盤行林中。迤邐漸高。境意交止。弗暇接。將
謂地升。恍不記自西峯來也。松皆合抱。森若筍擢。蓋
以險而存。非如他木之得全於擁腫也。寒不生。陵茗
唯蘿薜青青。以與松永。神則有之。而樵斤不及。余感
其得所。悽焉於吾中。久依依不能去。行二三里。稍疲。
坐松根。養力。而四人已在石梁外。高唱曰。南峯至矣。
起而前。僕曰。此希夷避詔巖也。余凡行以目昏。不敢

流盼。竟不知已達巖底。因仰首怪狀可愕。巖上覆如屋。似蜂窠然。頗類太湖石。或類濤波蕩瀟。所謂淡黑津津焉。余坐觀不厭。自謂不世奇逢。細觀之。僅得彷彿西南角一罅。明透可側身入。余命僮掖入之。及罅半見罅外樹梢動搖。日影流罅中。闇稍分。上滴瀝如雨。陰氣挾罅風撲人。巾服皆潤。下濕不敢進。僮曰。壁有鐫字數行。不識字。不辯。余眊亦弗之識。俄罅外喧聲。意游者相與僮吾之伴三人也。僮因呼其名。荅在朝元洞。待由是自巖底北旋。曉兀中。度小權。又度架枝。代權者三。若波舟之所搖蕩。古松一根。拔卧壑上。闕道勃窣踰松上。過得真武祠。遂入謁。龜蛇在前。記晦翁謂其本北方玄武宿。非實有此神。蓋其教中設爲形像似神之耳。余謂乾魚朽木。題以大王居士。便能威福。此何足怪。從祠畔上磴。扶石闌。轉峰角。皆石版布道。闌外臨絕谷。試微瞰。怵然神懔。禁瘁不可當。閉目低首倚壁始定。峯南面上下壁削。亘東西皆闌也。異焉。伏石版下。覘蓋鏡壁成壩。以疊石置闌面之中。窾石以入。則所謂朝元洞也。深可四丈。廣近之高。

又倍焉。純白如雪。中設三清像。諸神旁護。凡供奉之具咸備。余問故於王者岳師。師曰。昔賀老師營此四十年。雖鑿焉而不敢碎石下墜。墜則雷動龍潛。故也。自爾且鑿且運。不勝其勞。功夫就而師亡。繼以其徒甫就。洞外西數步。師又穴石版鑱以下。達西轉則師之避靜處也。沈生等躍然往觀。予不敢從。倚闌待。二時許還。生曰。穴之下則鑱雙垂。鑱盡則版道也。穴道相距不知幾十丈。石杙插壁以當其中。繩鑱下至石杙。少息復繩。至版道。又少息。然後攀鑱西行數十步。

漸高。又數十步。始及避靜處。回視版道。則載之銅杙之上。而銅杙則插之峻壁之中。外雖有闌木。久多腐以鏤。是賴掩其振搖。石杙一。銅杙十七。竟不知作時於何所。置足闌之外。下見松頂如灌莽。在杳冥中。師去此幾時。其室其爨所猶在。然非憑土。憑於塊石之突崖耳。室畔石窪不深。水則滿。豈師藉是以食飲者。與室之西則別巖也。巖類俛首形。遙覆室上。上鑄全真巖三大字。赤色以實之。雖知人所爲。然上不可下。不可。其履虛而作之邪。何其神也。吾版道之初躡也。

知有版道而已。奚暇他及。既至而得其所以危是心也。始不知止於何地。我輩壯年恃力不少。怯今精奪於此矣。去洞沿故路東行。降八九折。緣磴復升。巨石錯峙。石分處如輒下。視類井底。點不見物。然兩木倚石。可下。問之僕。僕曰。安真人肉身所沈。生率三人下。觀予坐石上。及還。談真人坐石。龕不壞。具衣履如生人。抑坐逝處邪。躋石以望。見峯巔羣松如沃峯背。類覆盂。麓散如礪。可縱步。四人爭先若飛。余至此已倦甚。足不吾許。殆及巔。憇龍潭旁。掬潭水頰面。潭有三

深淺不等。深者不過二三尺。僕言雖大旱。此弗枯。竊意龍潛深淵。恐未必在此。然神物固不可以常理推也。志雖稱頂有池。生千葉蓮。覓之不見。不知當時騎茅龍天飛者。其由此非與。最高處一松孑立。余倚松望信乎。諸峯羅列似兒孫矣。雲適生。從玉女峯東峰兩間出。倚風作嬾態。欬突然北涌。似顛崖狀。既而復還。漸慢於山巔。不動如憇。而山北所見皆漫漶。不可識。意彼或仰瞻吾顧在雲表也。青蓮居士謂呼吸氣想通帝坐。非此而何。尼父登泰山小天下。彼果及此。

邪既下。又東行五龍神祠。祠之外小碑一。辭翰具美。有道渙而爲氣。氣運而爲精。精變而爲神。神化而爲靈。等語。因愛而再誦。忽祠畔二小鳥。下上峰壁。不鳴。青灰色。頗類脊令。尾稍短。不知其何名。岳師曰。此鳥相與久矣。飯熟則乞食於我。食已卽去。或寔粟掌中。亦躍以就啄。師年八十五矣。兩目俱昧。然往來祠祠兩間。陟降如睹。非有道者與。不然安得人鳥相忘如此。

過東峯記

由祠北降而東。取道松間。忽有物行松上。大如鼠尾。芄芄然。聞人聲。矍視不復動。僕輩拊掌激之。越樹去。行二里所。至祠山祠。入觀焉。山水畫滿壁。頗似范寬家法。而渾不及化。余笑曰。此中著此畫。作者固無足責命之者。誰與老君殿中。居楊師。迓余謁之。予再拜。因思吾夫子謂見之猶龍。口張而不能嚙。吾安敢不拜。師出果茗。松花粉。供余。并以萬年松數十本爲贈。蓋卷栢之屬。而不屈者。雖有松栢名。不過石上小草耳。卷栢亦以萬歲見。稱於本草。則知二物固皆稿而

不死者矣。大松蔽峰頂，清悄幽闐，殆不可爲情。然過青柯平來，松弗他雜，惟白楊一二間之。每風韻松林，楊葉作策策聲，如按如節，彼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者，其近與。余偃仰是間，意風味不減貞白殿之東。則東峰盡處也。下望平田，襟懷灑然，遠近諸山，相闖於烟蕪雲樹之表。黃河隱顯東逸，如帶潼關，岡壟積蘇於河濱，遐覽未周，雲條陰漸黑，平野皆晦，予疑雨東向立，風颯然自西南來，萬松皆鳴，松實交墜，日斜透雲罅，出雲影漸北逝，遂散。余與沈生磔松實啖之，索苦。

茗於師以助其勝，俄林中有聲若墮物然，予怪而覘之。僕輩乃在松杪，摘實以亂擲也。於是俾沈生囊頓以備騎驢疲困之用，稍南一場突出松底下，磴跡之得石室焉，曠朗可容四五十人，都竈漏所等舉不敞，乃知居者固盛於昔，今惟一入者荒涼無養，故爾禽聲不上青柯，不雖因於高寒而亦因於無養也。聞是峰可翫日於天下未明之際，而糧少不敢居，惟問師仙掌何在，師指在峰側，而玉女峰可迫觀，於是別去。

宿玉女峰記

降而西可二里許東折漸上時正午稍熱渴且饑遂
團坐松陰中食所携新棗至是無磴多倚木於石代
之危且弗固因枝根爲級皮脫滑不可登五人相與
援准以進凡二十餘處旣盡則玉女峰頂也嘗聞女
冠楊氏名妓也少年入山今耄矣初食松皮八年始
火食或絕火則枵腹坐偶大雪不粒者七日亦無恙
竟日夜弗卧余心敬焉因訪之石室中尸坐如寐見
予起相見具客主禮笑曰此山罕聞人聲或聞之林
中則指以爲異君何來之異邪余以所癖所偶爲對
就問其入山時則三十有二歲也今已七十有二歲
矣。自云一生無疾觀其顏雖非丹而精神粲然步甚
健固知其有所養也初見未敢叩引余步松間風適
來激峰壁直下如箭尋穿於林中松葉皆沸鳴度壑
而去相與立隙端目送其披靡者因指西峰東面窠
隘如蓮花謂余曰此正所謂西嶽蓮花峰也安有峰
頭池井之產予疑焉未之決至玉女殿道玉女所出
觀洗頭盆蓋石上一圓坎爾水紺碧不乾集仙錄稱
有五石曰不知何據之殿右觀韓姑姑遺蛻遣僮撒

所障亂甃。啓棺蓋窺之。卧棺中如初歿者。楊氏曰歿
幾三十年矣。唯稿不腐。以杖擿其足。亦不僵。有道者
乃如是。蓋楊氏師也。大石如龜殿。正坐龜上。而楊氏
石室。則藉龜腹爲之覆。余問以昨之所不能辨。乃楊
氏采薪以虞雨雪之或及也。由殿前踰石梁。北眺崇
岡廓然。然狸豸不能進。岡半有大壘焉。楊氏曰。唐玄
宗禱雨拋簡處也。下通黃河。雖未必果然。恐或有自
復旋至石室前。指以迫觀仙掌所在。余與四人循東
峰北行。斯須林斷豁然。乃東峰之西北壁。而玉女峯
之東北巖也。巖西努如鳥啄。距東峰不遠。上豐下縮。
瞰卽魄。努處小松一生。附巖側。不見根。句出巖上
者。二之二。中無鱗而光。僕曰。此捨身樹也。游者抱樹
轉數匝。則獲福。予僮聞卽抱之。轉不休。峻遇乃止。巖
正當仙掌可察。遂坐憶王涯仙掌辨。謂峰有五崖。比
壑破巖而列。自下遠望。偶爲掌形。俗傳則曰巨靈擘
剖。掌跡猶存。余因思之。涯之所辨。又似得於傳聞。使
果見之。寧作是語。不然。則亦遠望而已。未嘗如吾之
迫觀也。殊不知膏出於壘。溜以漸淡。黃微白。間之黑。

壁中上則五岐下則片屬岐者如指屬者如掌復有細溜無數雜五岐間遠望之則惟見其大者故五岐如指耳寧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哉由此觀之俗傳固非涯辨亦未得爲是且膏所溜處比比皆有豈惟此掌爲然山石本黑其或淡黃微白者皆膏之所溜使然也此掌外惟日月巖最多其次則東峰西壁近於楊氏之石室者其色其狀與此掌溜痕絕無少殊但彼不類物形故不以爲異而不稱耳雖歷代碩儒其詩賦等作舉同然一辭於巨靈之擘而不之突何

也然則天下古今貴耳賤目訛以承訛者安知其幾多邪將暮假榻楊氏石室中坐定微請所有則奮以待盡而已再請亦然余知其弗襍不三欸有光如燈度室前松林中僕輩驚指楊氏徐掩其戶曰與爾何預尚託所謂昭明者與此亦可見楊氏之有定力矣北牖漸明余出望月然隱於東峰未之見乃與沈生步殿前以待之二更許光射萬松中碎影滿地風颯颯然自歷三峰來松聲外絕無他音清固不勝寂亦難處因退寢夜若半大聲疊陣如濤雷然孔隙皆唱

華山記
明處寢黑知雲風欲釀雨也。然僅携三日糧遂懼
數視聽竟不得翕目。殆曉風辛息曙光復來趣具飯
下山至都土地祠僕還指南峰端如練者曰水簾洞
也。以昨之弗知小立祠畔以聽杳不得所聞誦徐凝
惡詩一噓而去。午及青柯平覓所置杖亡矣。然降比
登頗易步可與四人敵。因思宮殿林木得全於上者
險是賴耳。然不知鐵鑱之所經始路何以識人何以
登也。鬼與仙與皆不可測已。余學畫餘三十年不過
紙絹者展轉相承指爲某家數某家數以剽其一二

以襲夫畫者之名安知紙絹之外其神化有如此者
始悟筆墨之不足以盡其形丹碧之不足以盡其色
然是游也亦非紙絹相承之故吾矣箕踞石上若久
客還家而不能以遽出也。三步回頭五步坐乃於我
乎見之。雖知毛女峰隣於上方而不識其處僕言王
刁三洞山外之西及玉泉院則日已在西南隅矣弗
果往。午飯已熟如炙假遽條卧院前亭上繞亭皆泉
聲咫尺不辨人語因憊竟睡去。二時許始醒諸道士
索留題爰口占書希夷像之壁間以出嗚呼生太華

僕大是
寫此
遊及
遊一
等

之方。由太華之側。古及今安知幾許。然愛焉者。亦每以艱險自畫。而不之遂。雖少陵枕藉關中。亦望焉而止耳。天下奇絕處。固有係乎緣之偶。不偶也。邈詵謂山行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塵土五十年。不意中得此。雖邁一遺十。而秀拔之神。雄特之觀。亦足以暢天一生之拳跼矣。昔人言會心處。不必在遠。竊意未得至此。恐未可謂之會心。余子平之累。已向畢。而遐蹈未能者。以毋氏之頽幕故也。掇其大都。以志奇遇。

王元美題王安術遊華山圖云。遊太華山者。往往

至青柯平而止。至韓退之登其顛。不能下。慟哭與家訣。其語聞于人人。而仙掌蓮花間。永絕縉紳先生之跡。而僅爲樵子牧豎。所有洪武中。吾州王履安道。獨能以知命之歲。挾策冒險。凌絕頂。探幽宇。與羽人靜姝問荅。歸而筆之。記若詩。又能托之畫。而天外三峯。高竒曠奧之勝。盡矣。畫冊凡四十絕。得馬夏風格。天骨道爽。書法亦純雅可愛。安道歿歸之里人。武氏而失其四。後于長干酒肆。見之。宛然延津之合也。傾橐金購歸。爲武家雅語。垂二百

年而吾友人李憲使攀龍復能登其顛所至書吾
姓名于石而吾又托友人王叅政道行刻石蓮花
峯今年夏復從武侯所借觀安道畫冊及詩記磅
礪累日太華既兩有吾名姓而吾胸中又具一太
華矣是何必減三君子耶爲大粲笑識其末

入華山記

西極文翔鳳

予以巳丑從家大人登太華之絕巔午坐落雁峰上
則焚誓表作聖之志爾時年十有三有數詩在雅記
其後又十五年而甲辰下第西又一至山蓀亭有七
言律體一章其後又九年而癸丑東赴伊川以太夫
人并內子觀山蓀亭水瀉石際樂之忘歸歸命雲臺
觀道士之送者以笙簫一部前又五年予來賀南還
容臺則以戊午十月之二十八日再入華陰山中兩

入華山記
郎并趙甥淑賢從兒輩已如我少時蓋三十年不入
山作入華山記是日直南行望三峰之插天當馬首
已仙仙欲軒舉至仙跡坊見流水潺湲谷際者骨毛
已清發易代之入迎仙玉泉二院竟登山蓀亭亭冠
一巨石上爲樓觀而南巉巖至泉際涸矣問之則大
水後失其源派者有年憶少小來時家大人偕我杯
飲沁肌膚是三十年陵谷之變而亭外奇石之可觴
豆者亦已半摧則令長之不憇遺一丈以表山靈也
其谷水涉冬亦不至泉亭間命童子導之弄水坐石

歡之於是作華山谷口流水引而亭足之石所抉爲
洞肖希夷先生之龍眠者竟亦寂無靈客獨恍然想
酒熟花開之景餉已入山久之爲五里關入關卽桃
林坪少之爲希夷峽則先生蛻骨處峽窮卽莎蘿坪
有莎蘿樹一本莎蘿蓋卽菩提樹大小上方卽在坪
側非鐵鍊不可陟餉已登登前久之至十八盤則兒
輩不可馬予亦遂舍山輿偕之步步流水墮水與險
窮而爲一天門是爲青柯坪坪館之改爲太華書院
者荒不可入宿寥陽洞館有華胥舊調重翻譜一女

神遊半載長之句詰日造回心石石亦墜無存窮險
殫憐乃至千尺幢之梯畔此登真華山第一躡處雪
花如手凜不可留書手攬天痕四字以歸至回心石
舊處書八翼浮空四字有二絕句涉覽訖至寥陽洞
館其側則有外舅孕翁所鑿洞曾讀書其間數載我
仲父太史以辛卯偕之者而我乃憚其危磴不克陟
兒輩揆之稱幽人之棲於是我亦有結巢此間之想
以待他日去去至一天門見王季木所題西京王氣
四字出一天門卽水簾軒飛武太翁題鐫存予亦題

鳳笙鶴管四字下十八盤杖隨水落步步若自天下
者道左見季木題御風振衣四字予亦題冲舉二字
回顧蓮花峰已爲雪塗至莎蘿坪則林杪尚青青也
信山高而寒重下界截然矣有七言律體一章至希
夷峽則上危石過流水水從巖戶出如梭子之涉稚
川者於是題流雲二字又入巖戶踰水登石題真源
尋問四字而峽之足有石可坐數人者題醉雲臺三
字有美雲忘却下山之句再至玉泉石上嬉水浮栳
至夕乃去題幽人鼓吹四字凡題石者八竝季木兩

題命羽人壽諸石山中詩亦八歸以語太夫人并內
子又偕若飛藜於縹緲梯間者南宮使者曰太華如
石蓮卓瓣者五千仞自玉泉至青柯二十里乃見蓮
花峰是爲真華山蓮花峰者西峰也青柯坪在其足
其所巉巖陟者所羅列諸兒孫耳噫以上躡壁垂索
而陟者蓋又二十里始登真華山豪舉者直拚命前
矣明日至西嶽灝靈樓望三峰尊嚴酷似尼父司寇
冠子雲所謂太華爲旒莊子所謂宋鉞尹文作爲華
山之冠以自表然則仙人掌其彈冠者也

樸古之趣于鱗中郎而後又開一境

華山記

明 李裕

太華山奠雍州爲西嶽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石壁
雄竦群山奔附登躋之徑險絕斗峻或逆坂如緣絙
或垂崖如一髮昔韓昌黎嘗登山巔顧視其險戰悸
慟哭得華陰令計護下之故今士大夫非雅好山水
不憚艱險者亦鮮登也天順間余嘗巡按是邦道經
山下仰望芙蓉明星玉女諸峰駢立天南層巒疊障
如屏如幃彩翠雲濤競秀獻狀令人心目俱馳時王

事靡盬未獲寄跡其間今待罪藩司旋奉璽書北召寔成化辛卯正月二日屆行副使宋顯章馮仕定提學僉事伍天錫追送十六日抵華陰同謁太華祠三人復邀余登山必欲躋絕頂令縣官預修路徑明日三人各具酒榖以隨余肩輿出郭南行一里許騁目平原曲阜或凹或窪而深溪鉅澗水流觸石若轟雷吼村落中無崇林茂樹惟茅舍數家稍南渡澗折西而南四里卽陳希夷庵希夷舉唐進士不第遂辟穀此山恒閉戶卧累月不起庵前有睡洞遺像在焉觀其辭召語云一片野心被白雲留住襟懷飄灑翛然神仙人也顯章出所攜具飲於庵中余四人復肩輿折東而南二里至山麓皆巨石平布不可踰緣溪小徑行三里至張起谷是希夷葬所棺半露岩腹隱隱見之忽雲起風烈寒威薄人遂緣山溪折西行五里趨靈臺觀問道士云朔始前唐亦希夷寓所堙於兵燹洪武中重建臺殿門堂甚整飾頃刻大雪紛集下深尺許天錫命道士鼓琴交相酬酢頽然就醉遂取唐王維華岳詩西岳出浮雲積翠在太清之句分韻

華山記
各賦二詩歸途冒雪入城已昏暮矣

都穆游華山記

五岳惟西岳華山爲最高蓋其去地凡五千仞而禹貢周官及爾雅之書皆嘗載之則又不特以其高也歲癸酉予奉使寧夏秋九月回至陝藩華士郭從義從余遊至華陰同年張汝誠兵備潼關遣教授馬九萬復來陪出城南行八里至雲臺觀中舊有孟東野留題宋建隆初希夷先生重建折而西一里至朝元洞洞本在華山南峰上此其下院中之洞乃鑿土爲

之不甚深廣人遂日以朝元非也院有老君殿其前娑羅樹數百年物視其子類粟道士云灰之服以酒可愈心痛東行里許至玉泉院洞有希夷先生睡像黃衣束縑儼乎如生道士言聞之師像塑於先生存時元至正間宣撫王守誠嘗摹刻於石今樹洞中院東巨石如削刻宋陳古靈詩有亭名曰山靈境絕殊勝小飲數杯石東北古藤繞樹屈蟠如龍踰石復繞樹如故道士言緣險甚難遂易冠服出玉泉命道士前導東南數十步入華山神門二十步經總土地祠

石有流泉自山而下淙然可聽自此入山口旁山對
開若與世隔予神思飛越輿夫亦解予意疾行數十
步入五龍神祠按道家書載希夷初隱武當有五老
人來聽講易謂希夷曰吾輩日月池中龍也此非君
所棲令其閉目凌空馳風及張目已在華山石上又
謂希夷之睡乃五龍蟄法蓋龍所授也以祠觀之其
信然歟三里有大石突出厓際上覆如屋又二里道
多亂石遂扶攜以登石罅貯泉纖鱗金色或黑如墨
群游其中戲掬之忽潛不見予題名石上不百步聞

鳥聲不類或以爲猴也一里雙石並峙道士云此第
一關內有古殿上厓刻第一關三大字下有小洞石
滑不可登四里至方洞壁有喬尚書希大題名洞後
懸瀑匯而爲池分流下山右斗厓百尺名希夷硤其
上類穴乃希夷蛻骨所在舊有垂鎖道士言嘗攀以
上見骨盛木函色微紅香甚後有人竊趾骨以去道
士憤之斷其鎖自是人不得上西折肆十步過第二
關大石中分若斧劈者三里至娑羅坪自入山五里
卽行石上崎嶇偃仄登頓勞甚土曠而夷僅見此爾

華山記
道士言青柯坪亦然爾雅謂大野曰平正以其夷而
曠也坪之西有八仙洞面洞厓石壁立每尺許卽鑿
爲小坎深不可上令道士試之其行如飛猶猿猱然
然亦危矣從者有一二人見道士上亦隨而上而不
知其習之熟也痛過之昊天殿南挺然孤高數千尺
者爲上方峰由下及巔亦有石坎獨以峻絕其鎖兩
垂予豈惟不能登昂首視之固已目眩而神驚矣從
是而上草棘蒙道鈎人衣袂隨披隨行五里厓腹插
木上布以土行僅容足越之始知九萬回顧大聲曰

此非連雲棧耶則皆大驚二里泉出竇間飲之甘冽
名涼水泉衆倦甚少休泉上青柯坪道士持茗來獻
一里道士指西崖云上有北斗坪紫微洞惜不能至
又五里及青柯坪入通仙觀觀在日月巖下離地數
丈有洞前爲焚修之殿攀鎖乃上崖左銳而高者西
峯也相傳自坪登其巔七里右爲寥陽洞當其前者
爲混元殿予以所攜酒與九萬從義面峰共飲夜深
待月不至遂宿觀中晨起東上四十步有石若怒獸
張頤中像土神名土地巖又上六十步石側讀元人

重修通仙觀記其下卧石塞道曰回心石中隆旁殺
俯瞰斷崖千尺予欲度石九萬輩以雪花飄墮頗有
難色而從者亦皆予止予笑曰吾回心矣各以杖扶
之而下數里雨間作衣履霑潤而汗流浹背問之青
柯坪則猶雪也因嘆地之高下而寒燠乃爾昔之人
謂鳥聲不上青柯坪非以其無食亦以高寒而然也
或有謂予好奇而不能攀鎖以盡三峰之勝予曰昔
昌黎公嘗凌絕巔度不能下至于發狂慟哭人以爲
好奇之過抱遊癖而濟勝之具素乏故每于登陟逢
險輒止矧以先人遺體而履此不測我豈敢哉雖然
兩日之游足償夙心則予之所得抑亦多矣

喬宇游華山記

仲夏在華陰縣將登西岳竊意茲山日有登者遂與
御史杜君叅政胡君提學王君偕往先至雲臺觀又
輿行五里至玉泉院入南澗口泥徑仄逼荆棘偃仰
五里至第一關步行自此始三君者皆色阻不往予
獨青鞋布襪與校官一人僕夫數人以登以三君畏
不前又乃竊意月有登者而已上行七里至希夷峴

骨嵌嵌傍有道院下有泉匯爲小池池之西有懸崖
高丈五許遂揭水題名其上自是凡遇奇石輒題名
又上行二十里蹈霞蹠雲崎嶇軼軼而至于青坳坪
俯視麓下已冥冥如烟雨之區仰望三峰嵬嵬屹屹
高聳天際不知如何而上坪側有道院北有小洞洞
中一辟穀者居之歸宿于觀至明攬衣直上至回心
石石東南之路皆斜削絕壁攀鍤鑱自此始游人至
此皆疲而畏險輒還故曰回心予于此始謂歲有人
登而已遂令從者二人先攀校官繼之余遂繼之攀

之狀左右手遞接兩傍鐵鑱足遞踏松棧目眈眈心
慄慄以上凡攀行八十步其名曰千尺峽東北轉行
一里許凡攀行百步其名曰百尺峽又東北行幾二
里許則面崖而兩手並執崖上鍤鑱足踏木棧以漸
東移橫行百步其名曰仙人橋又東北行一里許凡
攀行六十步其名曰胡孫愁又東北行二里許凡攀
行十步其名曰閻王匾又攀行三十步其名曰閻王
峽又行幾二里許攀行七八十步其名曰老君犁溝
又行四里許至雲臺峰折而南行三里許至日月巖

其崖有紅白二景天成石上此有黃冠五六人依崖
構屋居焉轉西南行二里許是爲山脊兩下皆萬仞
絕壁脊廣三尺許列鍊柱閑鐵鑱于左右過則伸足
于前坐于脊上兩手秉鑱以身漸移而前百步許其
名曰蒼龍嶺又上行一里許路又忽絕由深洞以入
三十步許轉而上其名曰鷓子翻身歷過諸險復得
易行上觀五松其形怪詭不可狀又上至東峰絕頂
洗頭盆在焉又折而西三里許是爲玉井余挹而飲
之甘冽異常再上登西峰絕頂上有鎮嶽宮傍有石

洞遂題詩壁上西峰之頂缺空丈許有大石蓋覆于
上此乃造化奇跡予入缺處命僕夫拽于後出缺口
而下望晦晦幽幽淵然無際不覺神變股慄東南二
峰若仙人掌賀老巖黑龍潭皆覽而盡西眺秦川北
俯黃河如線如帶南則秦嶺以南東指潼關之外諸
山不啻培塿丘阜六合睫下蹙乾聚坤大哉眺也至
此輒敢謂代有人登而已非天收風斂雷又決不可
上乃知其游若山靈默相之者初讀山海經謂太華
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至謂鳥獸莫居未之

信也今則果然又謂有蛇焉名曰肥蠶六足四翼今聞山之奧處踞有鉅蛇蓋卽所謂肥蠶者方益信此書之不誣遂題名于觀之石壁由舊路而下頗覺稍易還第一關天已暝至玉泉院宿焉

唐樞游華山記

華陰縣南二十里遙望如蓮花朵朵中特高一座方如冠頂兩畔各數十峰轟轟附擁爭麗呈奇體純石蒼崖繡壁杳砌嶮餽拜舞軒翔蹲聳仰頰連判異狀雄瑰崟嶽勢欲冲霄令觀者不特可玩而肅焉起戢

凜凜戀畏東由華陰廟瞻禮宏構登五鳳樓制可埒王者西過雲臺觀闕八卦攢頂殿上玉泉院有希夷臥睡崑泉自巨石下暗繞楓檜陰陰清風拍徑真可羲皇一覺稍西下朝元洞轉入西嶽神門是謂遊口南歷紆迴愈進愈奇兩山峭劈萬仞隘開一徑旁沿泉壑亂石中飛注或隱或見隨在成響山容風韻酪耳迷目玉霞瑤草綴點景料多有不能識以意得之者乃過五里關石勢益嗟峨景益幽又上五龍廟堂局稍展絕障旋惟繞上希夷峴骨嵌石崖忽開丈許

高數十丈，陟且不能，道童能取示于止之，不忍瀆其靈也。旁有大高石，中一泉沸出，下積爲龍池。更上爲沙羅坪，東通上方躡鍊索攀蘿可陟。南度大天門，小天門入祖師堂，更上青柯坪，坪倚最高峰。西落王脈地，啓衍勢且高，群峰已駕出。在下梵宇層，劫東爲行院。西崖玉皇洞，陟絕緣鐵而上，諸泉聚流，基廣氣稍停泊。雖深閼而復高明，過此則絕崖直峻，鐵索長懸，執附而升，予不能上，竟負初心。豈天薄我以清商，太白之稟而我復無金剛不退轉之志，遂令學力因循業修不奮，百尺竿頭怯于進步乎。茲山數十界，游足所躡，特一界能假以時日，遍歷群峰，當不在遲速。

太華山記

濟南李攀龍

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
蓋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四方之外宮之盡華山
也自縣南十里入谷逶迤上二十里抵削成北方壁
下乃谷卽西南出不可行行東北大雷中雷中一峽
裁容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
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峽北不至十步復得一峽百
尺人上出如前峽曰百尺峽則東南行厓徃徃如覆

墩出人穿其穹中行穹中穿其仄輪牙也厓絕爲橋者二所東北徑雲臺峰東南得大阪可千尺人從其罅中躡銜上阪窮爲棧五步顧見罅中如一耦之眦新發諸耜矣罅中穿如峽中峽中銜如罅中峽中之縞垂罅中之縞倚皆自及也棧北得厓徑丈人仄行於穿手在決吻中左右代相受踵二分垂在外足已茹則齧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北不至十步厓乃東折得路尺許於厓剡中入並厓南行耳如屋垣者二里剡窮復西出厓上行則積穿三丈有厓從北來踰此厓上複高三丈自踰首南行厓如前剡中屬耳甌耳矣三里而近爲蒼龍領領廣尺有咫長五百丈厓東西深數千仞人莫敢睨視是酈生所稱搦領須騎行者矣雖今得拾級行哉足欲置之置先嘗一足于級上置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猶若置入石中者猶人人不自固匍匐進也級窮得厓峻焉高二丈一隅西北出人從其隅上南一里得厓又盡礮不可以穿縞自汲也是皆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西北冒大石出厓下西南上二里得松林五樹稱五將

大華山記
軍厓上者不見杪厓下者不見本從縣中望見松如
樹莖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困不知何來客於此
橫道而處踰之爲穿徑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
掌在削成東北方壁上不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
二丈許掌形覆其拇北引如三尋之戟從縣中望見
掌卽五指參差出壁上也又西北步詣削成四方上
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東北望所從上削成道道從
東北隅出二十里是錚于雲臺峰猶杓之在斗矣削
成上四方顧其中汗也上宮在迂中西北玉井在上
宮前五尺許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東北淫大坎中
凡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從
上竅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搏上宮東南上三里許
得明星玉女祠舍神霧稱明星玉女持玉漿乃祠在
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輒拆拆下有穴穴有石
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盆者五所如臼者一所水方澹
澹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輪東
南行三里望見衛叔卿之博臺在別顛爲埒不盡厓
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厓南北縉纒纒也欲度者先握

縉自懸厓中乃踞厓自汰令就縉不得縉還踞厓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縉也此卽秦昭王使人施鉤梯處也西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括曰天門門西出爲棧而銅柱陘不能尺長二十丈棧窮穿井下三丈竅旁出復西行爲棧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天門旁有臺如叔卿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峰如食前之豆是白帝之所觴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谿谿肆無景卽日中窈窈爾久之山出其末若鏃矢頃卽失之矣是爲南峰南峰前出南壁上東峰出東南隅

壁上西峰出西北隅從下望之五千仞一壁矣攀龍曰余旣達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峰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此山之大...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膚得三之一奇乃著

華山記

公安袁宏道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膚得三之一奇乃著表裏純骨者唯華為然骨有態有色黯而濁病在色也塊而瘳病在態也華之骨如割雲如堵碎玉天水烟雪雜然綴壁矣方而削不受綴不得不穴其壁以入壁有罅才容人陰者如井陽者如雷如井者曰幢曰峽如雷者曰溝皆斧為銜以受手足銜窮代以枝受手者不沒指受足者不盡踵鐵索累千尋直垂下

引而上。如粘壁之鼉壁，不盡罅時，爲懸道。巨巒折折，相逼若故，爲百以嘗者。橫亘者綴腹，倚絕厓行，足垂磴外。如面壁如臨淵，如屬垣撮心于粒焉。知鬼之不及夕也。長亘者擗其脊，匍匐進危磴，削立千餘仞，廣不盈背。左右顧皆絕壑，唯見深黑。吾形蝨蝨然如負甕，自視甚贅。然微風至，搖搖欲落，第恐身之不爲石矣。夫人所憑仗者，手足而督在目方，其在罅目着暗壁，升則寄視于指也，降則寄視于踵也，目受成焉耳。罅盡而厓目乃爲祟，眩于前爲栗，眩于深爲掉，眩于

仄爲喘，愚者不然，心不至目故也。今乃知嶮之所以劇矣。余衣不蔽腰，下着窮袴，見影乃笑登厓下望攀者如猱，側者如蟹，伏者如蛇，折者如鷄，山之巖蹶乃至此自恨無虎頭寫真筆也。踰仙掌壁折入石弄北旋上石滑而不綴，爲東峯。過坪躡厓道尊持而中斷，爲南峯。度峯足蜿蜒上石，葉上覆而橫裂，爲西峯。南峯踞兩峯之上，如人危坐而雙引其膝，下有土徑異樹交絡，峽水鳴其間。峯頂各有池，如曰如盆如破甕，鮮壁澄澈，古松覆之。西峯石多壘乍視如未穩，南峯

之背有靜室垂雙鑱鑱盡爲鐵杖以承板道東峯南下爲衛叔卿博臺鑱對懸拓厓自達皆竒嶮

華山後記

從玉泉院至青柯坪東西皆石壁澗水縈洄出踰張超谷壁乃峭至希夷峽石忽具態摩雲綴日壓疊而上行太不纍纍臥澗中水不得直去則躍舞飛鳴與山爭竒于一罅之內至青柯坪西峯斗絕出諸山忽若屏息竒者平高者俯若童子之見嚴師不知其氣之微也西峯之竒在水簾洞遠視見竇下有丹石瀑

布幕之千尺曠而上大竒則大嶮小竒則小嶮寸寸焉如弱夫之挽勁弩至蒼龍嶺千仞一脊仄仄如蛻龍之骨四石峰巒映帶秀不可狀遊者至此如以片板浮顛浪中不復謀目矣然其竒可直一死也若日月岩前方石峭壁直上止嶮耳無他竒也踰嶺路絕折身反度其嶮更甚而不名者厓不甚修也過五將軍樹度橋至通天門嶮乃盡山自仙人拇始爲嶽嶽以內若自爲天地者諸星曜平視得人間之半其地微膚長松檜汚處齊雲臺峰頂雲臺直北當入曠時

猶于霄諸峰之在雲臺下者猶蠢蠢也南上卽落鴈
峰千山環之如羽林執戟兒山皆竒峭鋒鏑林林一
峰直背如輪若與峰爭秀渭水東行與黃河合下見
樹影東峰卽玉女峰也祠玉女者乃峰之一臂所謂
洗頭盆亦渴而淺而東峰有之圓滑深潔錫以盤名
亦稱西峰最幽奧石態生動有石葉如蓮瓣覆崖巔
其下有龜却立昂首如欲行蓋葉上物也是卽所謂
蓮花峰矣玉井在峰足二十八潭圓轉而下瀑布上
流也恨不于雨後觀之山壁樹如錯繡鳥語從隙中
來云無鳥者悞洞少天成然整潔可居廬舍亦有而
黃冠不至歲一至以館香客耳山靈之寂寞無侶可
知矣

華山別記

少時偕中弟讀書長安之杜莊伯修出王安道華山
記相示三人起舞松影下念何日當作三峰客無何
家君同侍御龔公惟長從蒲坂回云登華至青柯坪
險不可止踰此則昌黎投書處余私語中弟近日于
鱗諸公皆造其幽彼獨非趾臂乎然心知望匡者十

九矣。余既登天目，與陶周望商略山水勝處。周望曰：聞三峰最勝，此生那得至。後余從家君遊，巖上有數衲自華來，道其險甚具。指余體曰：如公決不可登。余憤其言，然不能奪。今年以典試入秦，見人輒問三峰險處而登者絕少。唯汪右轄以虛曹司理遠生楊長安修齡曾一至，其顛然面矜而口呿，似未嘗以造極見許也。余至華陰，與朱武選非二約索犯死一往。既宿青柯坪，導者引至千尺幢，見細枝柴其上，頂如覆鐘。天際一際不覺，心怖。因思少年學騎馬，有教余攀鬣蹙鐙者，心益怯。後有善馳者謂余曰：子意在馬，先常恨霜蹄之不速，則馳驟如意矣。余大悟，試之良驗。今之教余拾級勿下視者，皆助余怯者也。余手有繡足，有銜，何虞吾三十年置而不去。懷者慕其險耳，若平莫如地上矣。安所用之捫級而登，唯恐險之不至。或坐或立，與非二道山中舊事。若都不經意者，頃之越絕，厓踰溝度，蒼龍嶺盡至峰足地，稍平行。余意勗百步一休，從者相謂何前捷而後澁也。余曰：蹈危者以氣喜，一而怖；十絕在險也。怖一而喜，十絕在奇。

也。吾。忘。吾。足。矣。去。危。卽。夷。以。力。相。角。此。輿。卒。之。長。何。
有。於。我。哉。下。春。乃。躋。南。峰。之。顛。與。非。二。席。峰。頭。待。月。
是。日。也。天。無。纖。翳。青。厓。紅。樹。夕。陽。佳。月。各。畢。其。能。以。
娛。遊。客。夜。深。就。枕。月。光。蕩。隙。如。雪。余。徬。徨。不。能。寐。呼。
同。遊。樗。道。人。復。與。至。顛。松。影。掃。石。余。意。忽。動。念。吾。伯。
脩。下。世。已。十。年。而。惟。長。亦。逝。前。日。蘇。潛。夫。書。來。道。周。
望。亦。物。故。山。侶。幾。何。人。何。見。奪。之。速。也。樗。道。人。識。余。
意。乃。朗。誦。金。剛。六。如。偈。余。亦。倚。松。和。之。

辛卯宿華陰邑令以華山志及圖來觀壬辰飯雲

臺觀夜宿青柯坪癸巳宿太華之巔甲午窮東西
峰之勝欲寄宿玉女祠不可仍還峰頂乙未次于

從邑郵袁宏道記翠染人列壁在面逕縣郭南瓜鉤

棗幕連吟紫哇取道其中有積土敗想

宛相屬秦城踐華此爲其餘行五里許

同遊轉道人復與...
 備下世已十餘年...
 至...
 華之...
 臺...
 華之巔甲午...
 華之巔甲午...

太華山記

武陵楊嗣昌

從華陰道上行流翠染人列壁在面逕縣郭南瓜鉤
 棗纂連畛縈畦取道其中有積土敗堤亘西北去宛
 宛相屬秦城踐華此為其餘行五里許鳴灘瀉注激
 石縱橫若寒松之鼓幽籟也一再度至雲臺觀俗構
 無足觀西陬有焦仙祠頃歲所剞碑詞鄙拙著事殊
 異觀門亦可見三峰之額顛焉去觀行抵山之趾為
 玉泉院院宇廣裁數武其後泉聲若吼石狀如眠龕

中貌希夷，蟄卧骨法奇古。想傳其神，眸頰間並爲人。手拊汗津津，然類佳眠之欲醒。從龕東上數步爲山。蓀亭亭踞石，搯木爲嘯詠之。宜松間蒼鼠見不驚人。嫋枝攀擲髯，背皆飛亭東下瞰。巨石頑醜遊人惡，筆輒題其上。出院東南上爲峪口，乃有崇崖崿嶂，逶迤。虧蔽凹凸相受，橫側相取。望之都無入路，頗欲私三峰，不以示人。稍尋坡脉水而行，水皆含石，自漱石亦築立相衡，或羣積交排，或孤根峻斷。水與之爭強者，冒顛弱者穿脅而後得過。不勝則怒如鯨，鐘鼉鼓轟人耳中。曹子建詩：秦箏發西氣，斯水有焉。又上過五龍廟，至五里關，疊石爲門，門東懸水二丈許，皎潔縈飛若素絲，在澡銀光眩人。下注圓潭如鏡，縹碧涵青。若春雪之浮綠，獻惟江南有斯景矣。關南爲桃林坪，又爲公超谷，而天井在其東，井形如畫筭，又如玉棺。其傍峭壁天懸膚理，皆片片坼疑，且碎落然，故幾千萬載矣。井中廣受一人，高可六丈，捫蘿梯木乃可升焉。至則仙人之樓居前，古之穴處也。舊云凡登山者咸所由涉，更無別路。今此路不復可尋，井稍西有一

穴是近所鑿余昔遊此沿穴而後至井今此穴不復可造蓋甌水倒翻沙礫崩褫轉徙無定去之七年輒復如此矧于曠世後共號之爲希夷峽云有遺蛻其上烏知希夷未生混沌先鑿千歲之上當爲何名所宜略其浮稱表以故目者也出井西行南上得兩石大如千斛鍾色堅黑如古鐵亦無筋壘莓蘚中通行逕可謂華山鐵門焉或云是神香子斧劈石或云石在西峰此猶非也荒唐之談不足辨之以爲詞費矣又上爲娑羅坪因樹納稱坪東對小上方又上爲大

上方深洞偃松尋途絕阻坪之上爲盤底爲十八盤最下三盤曰斗三盤古云出井東南行二里許峻坂斗上斗下是也盤盡復疊石爲門而青柯坪在其上自五里關至此兩山束人倏忽開闔每有挂流涓派或如引素或如滲卮澮噴湍漩雖無緩勢而皆淵徹可數眉毫余每欲解衣其間伐毛洗髓陰寒慄人足不可入使引驪宮之湯均其炎冷吾堪老此爲水淫矣坪正在西峰下一山皆石近作廨舍唯此片地是土自下望坪迴陀曲磴浮蒼點黛乍密仍疎有如柯


葉逐節分明青柯之名頗疑其始從解舍前望水簾
洞在西峰之腹一孔大如車輪俗名老君臍水從臍
裏潛行上受列宿潭騰沸之形資雨乃盛臍中有卉
碧滋如鮮歷歲無改云是冬青瞪視無辨余宿茲舍
會日之夕下顧城邑川邨曹曹都入晦昧而此峰色
微朗如輕烟亮月隱映迷離淺白疎青更餘乃已求
以○塘○兔○位○候○俱○非○尋○繹○知○是○西○隰○蓋○山○高○衆○阜○則○日
入之餘猶月之初信希觀也從坪折而東南上短衣
芒屨策杖而行御史黃衫尚書革履都須卸脫非爲
利器矣詰曲之途有石焉坦其背延其頸望若甕碣
之龜趺也過此爲回心石始坎石爲級刊石爲窠行
者足踣手援目不容瞬又上爲千尺幢百尺峽古通
謂百丈崖焉嶮深峽短重險相仍其形如槽櫪如壕
塹峻豎遙空旁挺油壁人從夾谷中行一手持金繩
一手探石竇左足方投右膝旋引蓋日月所不能燭
或時雲氣晦冥未嘗不疑其身之在鼠穴水空也神
賞之士臻斯地者狂呼絕叫以爲奇觀孱夫乃始鼻
翁口張逡巡欲下矣峽中仍有大石不知何自飛來

如欲墮澗而爲兩崖所挾迫不能下。又若懼兩崖之將合而以身撐拄其間。行者頰頰而過之。或急於出險不能賞其靈異。斯爲足惜。度峽上望如井蛙之跳而居欄。壺公之出而遊市矣。夷行得雲頭石。磐磐如砥。坐十餘人。下瞰青柯。了了西望。毛女峰。北斗坪。近在眉睫。又行歷一庵。爲二仙橋。橋當山曲。逕術中斷。乃範金爲楸。貫石骨中。凌虛架棧。絕壑懸度。如在翬舉。其傍時有微淙滴瀝。欲脫人屐。過橋數轉。爲俯澗巖。巖名是後增稱。顧見渭流屈曲。凡有五六折。蟠縈如帶。外則黃河內爲洛水。洛不入渭。道士言近入渭者四年。羣共相訝。以爲川瀆之一變也。又上爲車廂谷。谷西一石長數丈餘。高僅數尺。身平如切。而有橫理如斷琴。頗似廂中之板。其東則土石雜揉。裁就谷形而已。從谷北望。一石在眼。峨峨若冠。問之無名。等於凡礫。大約山中妙處。往往無名。故足歎也。時已行。赤日中入谷。稍翳。余自思。惟安得微薰濯我肌骨。使無喘汗。作是想已。卽有惠風薄於吾面。坐息至涼。而止。又上爲老君犁溝。溝形如割目之犁。甚似犁東爲

嶺西爲澗直下陡絕。攀繚從石而上。安挈石從木而
上。竒出溝更上石壁無路鑿得寸地。舉趾曳踵橫斜
而度。禦寇登高履危。足二分垂在外。此頗似焉。俗謂
猢猻愁至以鐵爲其像。非也。古云胡趨寺神像有童
子之容。刻鵠得鶩。刻童子而得獼猴。訛羊爲羊。訛胡
趨而爲猢愁。無足惑矣。又上至嶺端北行。有石闕署
曰白雲勝蹟。自坪下望闕柱。裁如柵指。又前爲雲臺
峰。峰頭隱起。有亭焉。軒敞四眺。中條隱者可揖。而與
之言。道傍有鐵犁好事者鑄以表異。南行爲仙人砭。
擦耳巖其西。高標挫日。其東重淵恹。竟途逕尺餘。若
行山脚。余體非濟勝性。乃耽竒每至。偃身與切磨。
良久得脫。吾腹甚有華山石痕。又行緣石至金天洞。
石腹甚曠。可高二丈。都無繩葛牽引。惟有疎蹬淺凹。
奮勇而上。被下以身面壁。憑足揣投。跬步之差。當墜
絕澗。余時精怖股慄。使道士持踵而後下之。因憶經
言。眼惟八百功德。令滿一千二百。吾無此惴恐矣。石
上爲洞。洞上爲日月巖。赤暈如日。白暈如月。又行歷
三官洞。爲閻王砭。與仙人砭略同。稍闊而坦。其長十

九華山記
倍之。砭盡復有石闕曰升嶽御道不知何帝所建其南則蒼龍嶺也古云夾嶺遙望其形如刀刃霜懸又如魚豪背磔稍近見有扶欄砌道如田車之盤聯而汲谷屋瓦之鱗次而編題也上則碧霄萬里下復青壁千尋一筋通靈孤繩引勢自非縣緼度流化梁如指無以寫其神妙者矣古者都無欄砌騎嶺抽身漸以就進謂之搦嶺今乃可以平視徐步嶺中有墀前後各百餘級合數之得二百四十有六若使寒嵐漲壑陰飈掣人骨冽神淒脉搖筋轉莫不虞其顛沛孰能儼足于斯者哉踰嶺而上迂迴傾曲至將軍樹樹有五僅存其四而一仍菱自坪望樹如髻上植簪牀頭卓筆耳至則大數人圍高數十仞流雲休其老劬素濤振其弱枝其氣森挺故千百年而無偃仰之色令受秦封大夫則翁仲輩必不敢比肩就列矣又行劈巨石而下爲單人橋下處殊嶮涉橋乃夷橋南銜石背而上爲通天門又上爲宗土地祠祠南道稍平遠已漸行雜樹中望列宿潭石竇歆圓如羣胡深目次第相矚凡有二十八枚可見者裁六七耳潭在南

峰之足云注西峰水簾蓋入蓮華之腹而行其腎腸此不可曉再上爲玉井井涓澌異常泉敞宇覆之左方爲鎮嶽宮右上卽南峰路路次稠林去日虛牝來風柏露時濡松箴欲骨每有幽禽怪響岸谷傳呼信棲神導氣之鄉念一叅玄之宅也轉上至白帝祠祠在松檜峰襟帶閭家君乙巳來遊書版記事余更書其後使好事者傳之當爲佳話矣從祠後西南上是爲南峰東下瞰玉女祠歷少辛坪至東峰之頂西下瞰巨靈跡歷煉丹臺至西峰之頂南峰卽太白所登落雁峰也峰端石色滿平堅固如古佛頂有靈泉二所頂上者名蒲池東偏者名太上泉水皆青綠作瑟瑟光俗謂之仰天池黑龍潭方斯俚矣東峰裸石就生萬松與洗頭盆并爲佳勝而皆不如仙掌之竒掌形遙望約略分明晴旭歟之如戚夫人百練金環洞照指骨但微傷臃腫不能如麻姑鳥爪堪搔背痒舊或辨其迂誕斯爲庸短夫情量所昧直云烏有宇宙廣矣將何能疑余嘗見上洛老君峪石有牛蹄形如斗大初甚駭之後聞夔牛其重千觔得而殺之其肉

三十八石笑憶李聃所乘猶其犢子神靈奧秘古必有之無容多訝西峰巨靈掌■盡而蛇成者也何以明之楊雄氏云掌此不復應有足且指不至一輪而已掩脛掌不至一扶而已揜跗小大懸殊寧渠如此乎西峰上有石蓮一瓣遠見都如龜筴山阿數松亦疎遂可貳五大夫三峰之中東峰最下始於地上視之已若玄駒之測飛鳥更于南峰視兩峰若鼻祖之睨耳孫也峰皆豐內而削外南削爲靜室東削爲仙掌西削爲水簾從峰上伏而觀其削則有靈風歛起薄人上搏寒毛盡戴東峰之南爲衛叔卿博臺與靜室皆可到引繩而下踏危板超斷巖非颺輕鳥疾莫敢嘗試于斯矣南峰之背爲賽華山學三峰而未至稍西爲三鳳山山巔各有一石起立如危欄相倚環三峰而山者燕鋒代鏗拱峙週遭層樊細皴若反羊胃家君目之千葉寶蓮妙得神態昔渚宮賞丹霞之標山陰美鏡中之目未若茲喻之廣大也諸山之勢奔趨跌宕皆畢其力以爲嶽用嶽尊如帝者方偉衣冠峻瞻矚未嘗假以扳援惟從搦嶺下接雲

臺如虬蛇蜿蜒垂頭欲飲譬之於人三峰者頭項也
雲臺者右臂也今之上者於幢於峽于溝攀肋而後
至臂緣臂而後至頭也諸山石綻裂如破衲斑剝如
繡鐵惟三峰者完好如片玉瑩白如雪沙搦嶺而下
所逕輒窮因窮度巧詭怪幽玄無不造極昔昌黎痛
哭非爲紕漏蓋山水奇窮筆所不能繪脉所不能傳
惟有痛哭足以發舒其勝耳不然嗣宗之達猶不免
哭況昌黎耶搦嶺而上謝險趨夷薦躡峰尖則憑虛
御氣夷險雙絕余于三峰徘徊擬議美日恬風山如
語笑則一祖二宗摩頂而授偈也寒湫靜壑夜月孤
懸則主將刁斗嚴明侍者鬚如蝟毛磔也猛風驟雨
出沒陰霾則太真燭牛渚之淵而百靈怒穆滿觀河
宗之宮而萬寶騰也蓋三峰之妙略見于斯矣凡山
險處凌躡以往奇賈吾氣也凡山夷處委頓而休緩
成吾疲也遊有三恨山無名士邑無名酒石無名鐫
也有三適天無纖翳四山雲氣濕濕而蒸者飛落于
地而不知所之也快雨新晴焦瀑皆飛流風叩阿而
衆山響也都人士女非其焚香賽廟之時山靈孤峭

之韻。能不爲所敗也。余甲辰之歲從家君上洛背華而居者五月餘。丙午上公車往來識其面。一至青柯坪而止。性不喜因人遊。時且無其膽也。今年壬子微官越絕。被檄之蜀。闡及關而望。如逢故人。意勃勃欲往觀焉。乃走祈華山。君拜起。雨注下。恚甚。曰：神拒我耶。甫拈瓣香而霽。則又喜不自禁。知神爲我洗塵汗也。是日宿青柯。同遊者嘲余肥短。懼不克上。因問道士我肥何如。袁吏部道士曰：公臞。吏部肥。余笑曰：事濟矣。明旦翔且驚而行。歷三峰之巔。汎覽無遺焉。每至窮竒絕險。或反覆臥觀之。或拍掌獨躍。或掬流泉而飲之。擊磁甌。不知其碎也。道士不能測。輒目笑。是夜復宿于青柯。明日出山。如嬌兒斷乳。腸脉脉不能舍去。枕上簣中。與道士相挽行者。凡數夕。因援筆次其事。時萬曆壬子夏六月甲申日也。

其事。萬曆壬午夏六月甲申日也。志世曰神。其
舍去。林土。贊中。與。士。林。行。香。其。燬。又。因。對。筆。大
亦。其。前。于。青。林。則。日。出。山。收。敵。良。潤。厚。思。利。利。不。道
而。增。之。響。幽。獨。不。味。其。軒。出。敵。士。不。道。賦。碑。日。笑。景
年。與。音。絲。劍。短。又。野。相。贈。之。短。林。掌。賦。羅。短。然。然。然。然

太華山記

廣陵李之椿

環。潼。津。京。兆。間。億。青。萬。碧。兒。孫。羅。列。皆。太。華。別。址。也。
三。峰。影。度。函。谷。挾。蒼。龍。而。奔。試。看。積。翠。飛。來。衣。袂。俱。
成。五。色。雲。矣。過。灑。靈。宮。徘徊。玉。泉。者。久。方。敢。入。山。雙。
巖。蔽。日。劃。天。眠。路。不。一。二。里。即。五。六。折。翹。首。三。峯。
頃。失。之。泉。聲。如。磬。如。簫。如。筑。如。絲。絃。如。環。珮。一。水。匯。
羣。山。之。波。而。注。巨。石。直。下。其。發。源。自。水。簾。洞。貫。二十。
八。潭。應。二。十。八。宿。潭。折。而。為。石。石。折。而。為。穴。穴。折。而。

爲溪。溪折而爲灘。以至此。張超五里霧已不可見。如故者希夷。峽笑耶睡耶。夫孰從而問之。入五里蘿。修莎映險。步攢雲。逆十八盤而上。孤危錯落。山猶左右截也。將至青柯坪。三峰仍懸天末。大石挾水以蹲。一壑縫山。萬籟張而異香。曳越是道。皆泣蝠攢。麗百峽。千幢復直。其在。前何怪乎。遊者回心。幢內黝不見天。握繡疑斷。置坎疑錯。拾級疑墮。尺石橫引。足相躡者。曰二仙橋。三峰雲障。惟毛女所居。北斗坪儼樹繡屏。兩山虛處。平田萬頃。俱縮就層烟。遊者不可因險以負奇。車箱入谷。箭栝通天。美哉少陵詩也。未幾諸老君犁險。則甚于千尺。幢幢暗而犁突。故犁窮直攀。猢猻愁萬丈。危梯道通一線。轉而卽山之北矣。靈臺峰屹然居左。高瞰三峰。亦堪眈僻。疾趨得擦耳崖。上阻極山。下臨深壑。所賴行猶昂首。再百步仍一絕壁。號日月崖險哉。伯犁而仲幢。稍前過三官洞。一石斬然突橫天。半人與石並行。手足隘無所着。日月崖復瞠乎後。踰此地稍平。大石翼天。鑿空居帝。傍有石微殺緒草茸茸。一區可憇。仙人掌微茫欲出。諸巒織秀百

岫爭妍。烟雲上下來往濛濛。百二關河。絲絲斷續。坐
明星頂上。俯玉女而拾蓮花。又當作何想。行三里許。
入萬丈龍門。酈道元所謂。搦嶺森森矣。似幢而中折。
似犁而上直。似崖而左右皆不測。余夫善騎龍者乎。
柱下史何不龍而牛也。函谷且將鞭蒼龍起。賴有五
將軍。松叱之。揖將軍。又幾懸度。幾令人應接不暇。予
初欲先探玉女。再問蓮花。咄哉猿迷而鶴賺。幽麗續
紛多。所莫辨。種種沁腑澄脾。所歷諸險。皆在濃霧蒼
烟外。至此恍拾瑤草于三山。不更作入世想。草間琅
琅有聲。則前所稱水簾。應宿暗與花風鳥韻相應。于
重泉夾石之際。冷冷然濯魄冰壺也。第玉井十丈蓮
不可復覩。爲恨耳。從玉井轉石上行。卽蓮花峰。其峭
處可窺水簾洞。陰晴萬態。老君煉丹爐在蓮花峰北。
古栢宛有道意。歷三險方獲抵明星峰。幸孤松蔽險。
可度至峰口。則一石作虎狀。入虎口而探明星。無復
恐怖。迄至詣四方削成。顛現險窮。驩喜無量。蓮花在
腰。玉女在面。諸峰朝拱在旁。余于是捫天大嘯曰。呼
吸直通帝座。太白豈欺我哉。轉而東。歷避詔崖。崖形

覆前縮後約數十丈。且浮度細辛坪。則草木蒼茫。花鳥歷亂。等于入蓮花峰之徑。而曲折微遜。且行且吟。臨風獨笑。然後睇避靜之幽崖。盼全真之斷岸。望仙碁之故址。不覺玉女珊珊其欲至矣。呼玉女三而不肯應。祇見洗頭盆裏天香浮動。欲向仙人掌上取芙蓉露。忽焉滿掌雲生。迷離莫際。又何知攀躡穿峽度壁。凌崖逆蒼龍而奇險驚危若此也哉。時日將夕。遂取故道而返。險倍于初。回首諸天三峰如昨。仍將問太華于潼津京兆間。

使君孟年早雋。天假餘閒。令得探奇選勝。而又僻耽誦讀。佐其文采。風流真玉而冠也。

遊西嶽記

戎州尹伸

雍州積高神明之隩也。而華為鎮。白虎通德曰：華之為言獲也。言萬物可得獲也。自舜西巡始名岳。考秦漢祠。曰：帝不必在岳。其義疎矣。國朝祀典明備。廟貌崇宏。已酉之夏。余以守土祇祀事。僅涉其趾。丙辰七月。蟻虱臣伸。捧雍州之章。趨闕下。稱天子萬年。固將陞莊其巔。効祠官秘祝焉。豈徒靈運之瘳而已哉。三原來生臨輔。行接藉索。勝請為之記。記曰：秦之

遊西嶽記

遊西嶺言
山連蜷而深杳者多矣。至此三峯特起，寸壤不黏，從縣道望之，如古司寇冠，以其披勇而治，故又謂之蓮花峰。峰之初徑，一曰千尺幢，一曰百尺峽，俱在巨石之壘。左右剝無完膚，喙者嚙指，脣者受跂，恐其不足恃也。齒以棘木，傍垂鐵絙，而手之登者，臂臂相接，酷似三峽飲猿竇，而出其道在甌肩膠于甌，則生之徒足垂于喬，則死之徒下不足時，以片板補之，是名二仙橋。上有餘吾形，更有餘則靡吾脰，以準之，是名擦耳崖。甌絕始見壤，壤不離礫，或曰谷，或曰溝，皆凹也。

而犁溝則始乎凹，卒乎凸，似行巨魚之背，石又竇過而回，盼其額稍繆，豁容膝，是爲陳希夷避詔處。大率幢峽以上，兩目寄於釜鑿，雖有奇，不知也。經數十百折而至蒼龍嶺，始知有奇。然嶺長五百丈，徑咫尺，隆脊左右洞然，巨陁其下，遂不可以尋丈空中扶搖爲麗。峯巨壁所障者，陁專受之，以夾攻行子，卽偃僂丈人亦簌簌然汗下也。嶺之終爲峰之始，纖裊如雲，故曰白雲峰。踰峰始見五松，蒼鱗古鬣，摩挲雲漢之表。秦號大夫，而此號五將軍。千百年勁風嚴霜，須此君賈

勇勝之。小憩裁得仰西峰，峰之懸流千仞，具飛舞變幻之勢。是時偶涸，徒意其砰礮之聲，與松韻爭雄耳。自此至宗土祠東峰之背，直在眉睫。石痕攢捷，卽仙人掌。至洗心坪，蓮花之瓣始坼。坼于左爲東峰，爲中峰，坼於右爲西南峰。計縣中所見如冠形者，中峰隱約與東西峰相對耳。南峰爲西峰所障，從麓及腰皆不見。必躡松檜峰，始識其面。絕其巔而後見，東西峰之在下也。南峰可謂善藏其高矣。東峰之頂兩成而頽然於前，其腰有松，其足有樺。此松葉大膚青，椽如

蓮房，其實可啖。與五將軍別種松樺之外，無他木。經所謂禽獸莫居，誠然也。西峰銳末，而其傍多竇，方及頂，得兩石。上者昂首敦脢，下者仰而若擎，儼然龜遊蓮葉。從東嶺望之，尤肖。南峰凌兩峰之上，而有其勝。河渭涇洛，了然衣帶沙苑，浮黃與河涇相眩。遠山都從西南來，起伏萬族，未易名狀。至此而吾目始得遊於浩浩渾渾之間。終南太白指顧可到。青蓮所謂呼吸通帝座者，此亦其極觀矣。峰頂有二十八潭，而經見者四，俱澄鮮可鑒。在南者曰仰天池，曰黑龍潭。在

東者曰玉女洗頭盆。在西峰下者曰玉井。卽生十丈蓮處。遊者坐此如處堂。與之中。四面井幹。飛翼斷續。攢映窺之。不見扣之。無聲一區。自爲天地者也。從此南上中峰。下萬松嶺。已半是歸路。其所謂衛叔卿博臺。賀老石室。一在東峰絕壁之下。一在長空橋之西。俱不得至。悵望而已。是役也。住山凡二日。初五之夜。宿洗心坪。初六之夜。三鼓達縣署。得詩凡五首。

尹子曰。大凡名山。多爲黃冠緇流所據。而此輩亦借遊客以厚其生。華山不然。寄寓洗心坪者。獨道士李本和耳。嚮導之難可知也。余窮兩日之力。僅得盡三峰大觀。若夫秘龕邃壑。十未能二三也。圖記侈曠峽之險甚具。遊人一見氣奪。以予觀之。此中卽踣亦不死。蓋罅處積土。相疊勢必留滯。懸布挽縷。皆贅也。同調者怯昌黎而壯謫仙。請自余斯言始。

太華仙掌辯

唐 王涯

西嶽太華華之首峯有五岩北壑破岩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爲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旣越龍門遂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寨之壅不得去有巨靈于此力擘而剖其中踞而北者爲首陽絕而南者爲太華河自此洩茫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惑之乃往觀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

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
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
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苟有聲形可聞見。非神之所
爲。則皆人力之能及也。烏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
且夫高天厚地。聳山流川者。神之所爲也。所言開山
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
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
不爲神矣。且此靈之運。爲何古乎。在太初開闢之始
乎。爲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爲開闢之始也。
宜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尚無定歸。當止
一河之壅抑。而一靈與其道。借有其事。自爲而著。悠
悠乎年代之眇。沒其誰也。克傳以爲陶唐洪水之際
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于海。
豈天地大異之若此。典記不以爲文哉。天設四瀆。宜
有以通。不當始遏其流。滯撓其和氣。及其汨亂而後
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嶠岬相薄。高深相
敵。乃有銳而出者爲虎牙。偶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嚙

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爲駭聞精達。常以是惑。使不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觀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歟。爲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狼石銘

唐 皇甫湜

狼石蒼蒼驪山之傍。鑿朴礧頑。嶷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也。七十萬人茲焉遑遑。發石北山。言礎於墳。若有憑依。屹住中達。淫刑楚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狼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溝。有薪於野。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爲之棺槨。其在唐虞。則維寂木。噫嘻暴秦。虐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惣奇。力瘁財瘳。驅逐而前。如刈艸管天。毒其衷神。憤其

凶。謫。戍。一。呼。九。州。風。從。白。挺。荆。棘。指。麾。峭。嶺。險。阻。不。闔。干。戈。倒。鋒。尸。露。于。劫。隧。燔。于。童。蓬。穎。無。依。不。十。年。中。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厥。響。久。長。至。于。漢。劉。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隙。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狠。石。燭。戒。千。春。

藍田關銘

唐 皮日休

六年皮子副諸侯貢士之薦入京程至藍田關覩山形關勢廻抱于天秀欲染眸危將驚魄意將造物者心是而加力耶不然者何壯觀若斯之盛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信矣哉若爲天下之樞機萬世之閭闔者非茲關而莫守也因陳其規是爲藍田關銘天輔唐業地造唐關千巖作鎖萬嶂爲栓難圖其形莫狀其秀雙扉未開天地如斗軋然晝啓人流如濟

似畫秦國鋪於馬底。嶮不可侵。唯王之心。矧夫茲關。獨可規臨。

馬當山銘

唐 陸龜蒙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爲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爲險也。屹乎大江之旁。惟石憑怒。跳波發狂。日黯風助。摧牙折檣。血和蛟涎。骨橫魚吭。幸而脫死。神鬼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呂梁。使舟楫者。行乎馬當。合是三險而爲一。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若韋順。中如劔鋒。蹈藉必死。鈎釐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彰。敬篆

巖石，俾民勿忘。

記棧道

成都楊慎

顏師古曰棧卽閣也。劉禹錫有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有云：我之提封，距右扶風，觸劔閣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自褒而南，踰利州，至於劔門，十有七道塗，次舍可見於此。又云：棧閣凌虛，下臨哈呀層崖，峭絕杳木，垣鐵因而廣之，限以鈎闌，狹徑深陁，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棧閣之制亦可想也。歐陽詹棧道銘有云：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

言棧道
大抵漢中雖是平川，東北入長安，西南出劔門，皆有棧閣之路。惟今洋州子午谷，南北正對長安，王莽所開，唐明皇荔枝路，老杜云百馬死山谷，至今耆舊悲信爲險絕。

棧道銘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豁窮谷，萬仞直下，奔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絕巉巉，冥冥麋鹿無蹊，猿猴相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夔不相接，且秦之爲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貿遷，可親昵，擘折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

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迴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
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于斯有茲地。
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
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聖賢代其功而
通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踰山。唯茲地也。有川
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有智慮。以全玄造。
立巨衡而舉。追氏縋懸。纒以下梓。人猿垂絕。冥鳥傍
危。岑鑿積翠。以全力梁。半空於木。棚斜根玉壘。旁綴
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蹠。堅勁膠固。雲橫

砥平。惣庸蜀之通途。繞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
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嚮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
躋峨峨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繇是贊幣以進。達人
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
可公者公。而相次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
材無窮。易剏代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懷來
在乎德。為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
言有孚。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恐不為
構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唾

唯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
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
之所履踵武湯者荷古人之攸作乃爲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備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
聖賢代工被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
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爲兩區秦人路絕
蜀火烟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剡勁無蹊以道
若川匪舟若陸匪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
存亦由德項佛劉怒從完以踣隋落我榮自顛而植

施非葦勢材不易林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
不常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
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
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險峭悲壯

孟門注

魏 酈道元

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謂黃河之巨阨。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湫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竄。其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轟怒。鼓若山騰。濤波頽疊。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

孟門東南有平山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又是王屋
之次疑卽平山也其水南流歷鼓鍾上峽懸洪五丈
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壁立直上經崖秀舉百有餘丈
峰次青松巖懸頽石於中歷落有翠栢生焉丹青綺
分望若圖繡矣。

興元新路記

唐 孫樵

入扶風東臯門十舉步折而南平行二十里下念濟
坂下折而西行十里渡渭又十里至郿郿多美田不
爲中貴人所并則藉東西軍居民百一繫縣自郿南
平行二十五里至臨溪驛驛扼谷口夾道居民皆藉
東西軍出臨溪驛百步南登黃蜂嶺平行不能百步
又步登渠渠嶺盤折而上甚峻下渠渠嶺嶺稍平二
嶺之間凡行十里自臨溪有支路直絕澗並山復絕

興元新路記
澗地行磧上十里合于大路下黃蜂嶺復有支路並
澗出渠渠嶺下行亂石中五六里與澗西支路合由
大路十里橋無定河河東南來觸西山下隳號怒北
去河中多白石磊磊如斛又十里至松嶺驛逆旅三
戶馬始食茅自松嶺平行三里逾二橋登八里坂甚
峻下坂行十里平如九衢又高低行五里行連雲驛
自連雲西平行二十里上五里嶺路極盤折凡行六
七里及嶺上泥深滅踝路旁樹往往如挂塵纓纒纒
而長從風紛然訊於薪者曰此泥榆也豈此嶺常泥

而樹有此名乎凡泥行十里稍稍下去又平行十里
則山谷四拓原隰平曠水淺草細可耕稼有居民但
樊川間景氣又五里至平川驛自平川西並澗高下
行十里復度嶺上下嶺凡五里復平不能一里復高
低有閣路行七八里扼路爲關關北爲臨洮關南爲
河池自黃蜂嶺洎河池關中間百餘里皆故汾陽王
私田嘗用息馬多至萬蹄今爲飛龍租入地耳入關
行十里皆閣路並澗閣絕有大橋蜿蜒如虹絕澗西
南去橋盡路如九衢夾道植樹步步一株凡行六七

里至白雲驛自白雲驛西並澗皆閣道行十里巖上有石刻橫爲一行曰鄭淮造凡三字不知何等人也又一十三里至芝田驛皆閣道卒高下多碎石自芝田至仙岑雖閣路皆平行往往澗旁谷中有桑柘民多藜居雞犬相聞水益清山益竒氣候甚和自仙岑南行十三里路左有崖壁然而高出其下殷其有聲如風怒薄水里人謂之鳴崖豈石常鳴耶抑俟人而鳴耶又行十五里至二十四孔閣閣上巖甚竒有石刻其刻云褒中與閣主簿王顥漢中郡道閣縣椽馬

甫漢中郡北部督郵迥通都匠中郎將王胡典知一縣匠衛績教蒲池石佐張梓等百二十人匠張羌教褒中石仇泉疆等百四十人閣道教習常民學川石等三人凡七十字其側則曰太康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案其刻乃晉武平吳時蓋晉由此路耳又行十五里至青松驛驛自仙岑而南路旁人烟相望澗旁地益平曠往往墾田至一二百畝桑柘愈多至青松卽平田五六百畝谷中號爲夷地居民尤多自青松西行一二里夾路多松竹稍稍深入不復有平田行五

六里上小雪嶺極峻折嶺東多泥土踈而黑嶺西尤峻十里百折上下嶺凡十八里四望多叢竹又高低行十里至山輝驛居民甚少行旅無庇自山輝西高低行二十里上長松嶺極峻羊腸而上十里及嶺上復羊腸而下十五里及嶺下又高下行十里至廻雪驛自廻雪驛南行三里上平樂坂極盤折上下凡十五里至福溪又高下行十里至黃崖崖南極峻折上下黃崖六七里至盤雲驛西行復並澗行二十里卽背絕小嶺上下凡五六里稍平又行十里至雙溪驛

自雙溪南平行四里至天苞嶺羊腸而上凡十五里極峻折往往閣路至嶺上南望興元烟靄中也下嶺尤峻折凡三十里至文川驛自文川南行三十五里至靈泉驛自靈泉平行十五里至長柳店夾道居民又行十五里至興元西平行三十里至褒城縣與斜谷舊路合矣孫樵曰古人尚謀新仍曰何必改作利不十法不變豈謀新亦未易耶榮陽公爲漢中以褒斜舊路修阻上疏開文川道以易之觀其上勞及將下勞及卒其勤至矣其始立心誠無異於古人將濟

與元新語
民於艱難也然朝廷有竊竊之議道路有唧唧之歎
豈榮陽公始望耶况謀肇乎賈昭事倡乎李侁役卒
督工者不增品秩於天子則加班列於榮陽公榮陽
公無毫利以自與而怨咎獨歸榮陽公豈古所謂為
民上者難耶

河源記

元 梁寅

古今河源之說異禹貢云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
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鬲一出蔥嶺唐薛元鼎
云得河源于崑崙之水赤黃黑青色以方異穆天子
傳言陽紆之山河伯所居是惟河宗佛書言阿耨達
山有大淵水即崑崙也其山名往往不同者或古今
變異或蕃漢異稱不然記者之妄耳按潘侍讀昂霄
河源志今朝之究河源蓋得之目覩非傳聞者也太

祖嘗征西夏過沙陀至黃河九渡九渡者在崑崙西
南憲宗命皇弟旭烈征西域凡六年拓地四萬里而
河源在域內矣至元庚辰世祖命臣都實往西域將
城其地以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及還圖
城郭位置以聞上悅以爲吐蕃都元帥領工徒以往
使其弟闊闕出馳奏大臣沮之次年還河源在吐蕃
西鄙有泉百餘竇地方七八十里皆沮洳不勝人跡
泉不可逼觀登其旁嶺下視竇歷歷如列星然故名
火敦惱兒火敦者漢言星宿也惱兒者海也星宿海

合流而東匯爲二澤復合流始名黃河然猶清河涉
河析爲九卽九渡也廣五七里下復合流漸遠水益
渾土人抱革囊騎過之其聚落之處多編木如舟以
濟附以毛革中僅容二人又東則兩山峽束廣可一
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崑崙腹頂皆雪盛夏不消河
過其南距山麓僅五六十里又南爲四達之衝地多
盜常鎮以兵崑崙之西人民少山居其南山峻獸有
旄牛野馬狼狽獐羊之屬東則山峭峻而地漸下岸
至狹或狐可躍渡河至貴德州始有官治歷積石至

河州東北流歷蘭州鳴沙州應吉里州流正東自星宿海至漢地河南北小水旁注者衆其山或草或石至積石始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曲而彼地有二折云漢書言葱嶺河至蒲昌海水汎流而出臨洮今洮水自南下非蒲昌也土人言于闐葱嶺水下流散之沙磧則其汎流信然然其復出者莫知矣或又云黃河與天通又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闐風玄圃積瑤華蓋仙人所居皆妄也世多言河出崑崙者蓋自積石而土望之若源于是矣而不知星宿之源在崑崙之西北東流過山之南然後析而抵山之東北其遶山之三面如玦焉實非源于是山也然凡水者山之血脈也山高而廣則其水必衆而鉅崑崙至高廣者也而謂無一水源于其間邪其不言之者蓋欲破昔之謬著今之奇故略之爾延祐中闕闕出爲翰林承旨潘侍讀與同寮故得其言如是余喜其詳而信因述之以資多考云

黃河源考
書禹貢傳兼取二說而歸是於薛然皆非耳目聞見
之實論元至元十七年命都實佩金虎符往求河源
自河州四閱月始抵其處學士潘昂霄述其所見爲
志謂河源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渙
散方可七八十里自上瞰之如列星羣流奔走五七
里匯二巨澤自西而東經歷可半月合赤賓河其流
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行
可二十日至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卽崑崙也自是
凡七八日河水北行轉西崑崙北一東北流可二十
日至禹貢積石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溪澗分流合派
莫知紀極至積石始林木暢茂及考臨川朱思本得
譯出梵字圖書其間分合轉折與志或異而崑崙積
石地域遠近大要相同大槩謂河源東北流所歷皆
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
流過胡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考張騫使西域所至
惟大月氏大宛大夏康居其餘旁國皆得之傳聞徒
見鹽澤伏流至於積石再出遂謂此爲河源誠未睹
崑崙班固非之宜矣元鼎雖亦以使事往吐蕃然履

黃河源考
歷有序其言崑崙山水委曲可信故蔡傳以元鼎之言爲近然亦未究極至元有天下薄海內外皆置驛使通道絕域如行國中。都實又特以河源事往。所詣多鄉道指授其所紀載當有證據然後知于闐鹽澤崑崙積石一皆河流所經去源猶遠。譬諸常山之蛇張騫見其尾元鼎見其腹而都實所至昂霄所紀庶幾見其全體矣。雖然中夏內事有干人紀者君子所當知。中夏外事無預於人者君子所當畧。故禹貢止書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其下經過播逆入海之處則備及之意蓋有在矣。後世振決蕩拆河流在中國者代無善捍之策而反遠求其源于荒絕之外欲何爲邪。姑併錄之以具觀考。

青唐錄

宋 李遠

青唐即邈州其地在黃河之曲直西至成都數千里
 北占河湟間千餘里河湟間有葑洮河渭蘭碾疊岩
 等州唐為隴右節度而鄯善其治所也蓋禹自積石
 導河導河行數曲而湟水洮水入焉河渭蘭碾疊岩
 在大河之南洮岷又在洮水之南湟鄯部積石軍在
 大河之北湟水之南河州渡河至邠靈寺即唐靈岩
 寺也貞元十九年涼州觀察使薄承洮所建寺有大

閣附山九重中有佛像刻山爲之高百餘尺環寺皆山山悉奇秀有泉自石壁中出多臺榭故基及唐人碑碣三十里至墨城城自山削成屈曲相重自墨城西下城十餘里始得平川地皆沃壤中有流水羗多依水築屋而居激流而磴由平壤行三十里至湟州城周七里水倚高山北臨宗河橋西入省章峽山峻嶺二十餘里至湟復由小徑下十餘里道出峭壁間縈紆曲折不容並馳其道斷處鑿石爲棧下臨湟水深數百尺過者寒心崖壁間多唐人鐫字中途遇平

地纔廣數畝羗因之卓帳建寺焉四十里出峽屈曲下至大川卽宗哥城川也川長百里宗河行其中夾岸皆羗人居間以松篁宛如荆楚又四十里至宗哥城分東西二壘廣八里北依山南枕湟水比諸城最高至秦州千餘里東北至西京府西北至甘州城皆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里北至河州四百餘里又二十里至青唐城城枕湟水之南廣二十里傍開大門中有隔城以門通之爲東西二城僞主居西城門設譙樓二重譙樓後設中門復設儀門門之東契丹公

主所居樓西爲絕級夏國公主所居也過儀門北二百餘步爲大殿楹棟皆繪王殿基高八九尺去座丈餘矣碧琉璃磚環之羌呼禁闈凡首領升殿白事止琉璃磚外犯者殺之傍設金冶佛像高數十尺飾以真珠覆以羽蓋國相廳事處其東直南大衢之西有壇三級縱廣畝餘每三歲一祭天于其上西城無慮數千家東城唯陷羌人及陷羌人之子孫夏國降羌于闐回紇賈販之人數百家居之城西有青唐水注宗河東西平原建佛祠廣五六里繚以周垣屋至千

餘楹爲大像以黃金塗其身又爲浮屠十二級以護之阿里骨歛民作是像民始離心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決之僧之罹法無不免者城中之屋舍居半唯國主殿及佛舍以瓦餘雖主之宮室亦土覆之自青唐而行四十里至林金城城去青海善馬三日可到海廣數百里其水鹹不可食以疑爲鹽其色青中有島廣十里習禪者贏糧居之海西北皆平行無壟斷其人遂善藪草以牧以射獵爲生多不粒食北至有鐵埃高丈餘羌云此以識界自鐵埃西皆黃沙無

人居西行逾兩月卽入回紇于闐界又弊牛城在青唐北五十餘里其野產犛牛城之北行數日遠大山其外卽接契丹又青唐之南有瀘戎漢呼爲瀘甘子其人物與青唐羌相類所造鎧甲刀劍尤良瀘戎之南卽西蜀之界蜀有崇山絕險之限此皆青唐邈州土疆風俗之可紀者也

黑山考

江寧顧起元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宋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沈括云予奉使嘗帳宿其下云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胡人言黑水源下委高水曾逆流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黑爲盧水爲龍盧龍卽黑水也

燕然山銘

漢 班固

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後漢車騎將軍竇憲率羌胡
兵出塞與匈奴戰于稽落山大破之斬獲甚衆憲遂
登此山勒石紀功令班固銘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覓其邈兮巨地
界。封神兵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